

以独立的姿态认真地活



路边书



罗伟章 一著

Lubian Shu

行走在路上，前方所指，
可能是远方，也可能是故地，
而许多时候，故地和远方并不是两个地方。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罗伟章 · 著

Lubian Shu

路边书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路边书 / 罗伟章著. 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

2017. 1

ISBN 978-7-220-09977-9

I. ①路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散文集
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61557 号

LUBIANSHU

路边书

罗伟章 著

统 筹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版式设计
责任印制

张春晓
唐 婧
张 妮
戴雨虹
祝 健

出版发行
网 址
E-mail
新浪微博
微信公众号
发行部业务电话
防盗版举报电话
照 排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字 数
版 次
印 次
书 号
定 价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槐树街 2 号)
<http://www.scpph.com>
scrmcbs@sina.com
@四川人民出版社
四川人民出版社
(028) 86259624 86259453
(028) 86259624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145mm×210mm
11.25
215 千
2017 年 1 月第 1 版
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20-09977-9
35.00 元

■ 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让生命生长（代自序）

我从没给自己的作品写过序和跋之类的文字，这是头一回。这样的文字一点也不好写，它需要我站到前台，直接跟读者交流，而我不习惯这样，我喜欢躲到后面，把自己埋在文字里，读者打开我的书，我便跟那读者认识，如果打开了还要阅读，我们便谈开了。我们谈的问题，大多趋于严肃。我相信，凡是读我书——无论小说或散文——的人，都跟我一样，在生活中有了疑难，有了困惑，需要质询和追问，也渴望浸润和涤荡。我们就从这里出发，去倾听对方，也梳理自己。

我们发现，古圣先贤那句“认识你自己”，历时两千余年，还响在云空，直击我们的灵魂，让我们羞愧。我们都太忙，不忙，也让自己显得忙，从而抽不出精力来打理自己。也可能是缺乏打理自己的愿望和能力。我在这本书里简要提到，人的境界分为三个层面，第一层是喧嚣和泡沫，第二层是黑暗，第三层才是自己。通常，我们浮在第一层，这里不寂寞，撩动一下泡沫，就能显示自己的存在，泡沫消失于泡沫中，也无所谓，因为尘世本就这样，如同时间，不是后浪推前浪，而是后浪淹

没前浪，对此，我们认，因此可以心安理得，惬意而舒适地将一辈子打发掉。只有少数人能进入第二层，进入这个层面，需有潜水的功夫，还得丢弃和忍受：丢弃别人为你预设的道路，忍受前路迷茫的焦灼，当然，还包括孤独，所以敢于进入的不多，能穿透这层黑暗的更少。如果能够穿透，会发现一间屋子，那间屋子通透光明，屋子正中，端坐着一个人——那个人就是你自己。你通过艰难曲折，终于找到了自己，认出了自己，跟自己激情相拥。由此，不来人世白走一遭，有了坚强的注脚。

认识自己有很多途径，阅读大抵是最可靠的一种。我们挟裹于生活的洪流，纷至沓来的信息和经验，水草般将我们缠住，使我们艰于挣扎，更谈不上判断和洞察。其实，懂得挣扎，已是一半的清醒，如上所述，许多人不会挣扎，特别是不会有精神层面的挣扎。一本书，我是说好书，就如一面镜子，它讲着镜子本身的故事，你却从中照见了自己。你醒悟到：一直以为自己在生活，结果是在看别人怎样生活。你的一切，从颜色到气味，从首饰到鞋子，从工作选择到家庭装修，从孩子上学到老人入院，都是依照别人的方式在设计和塑造，但还不自知，还以为那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想法。事实上，自己早被磨损，已经面目不清，直至最终丧失。这还是浅表的丧失，更深处，我们感动，是因为别人在感动；我们愤怒，是因为别人在愤怒；我们作恶，是因为别人在作恶。走到这一步，身份证和户口簿上的名字，就与我们的血肉之躯分离，名字变成了囚徒

的编码，只是为了方便听从别人的呼唤和命令；换句话说，我们成了生活的奴隶，也成了自己名字的奴隶。

这时候，那面镜子静静地立在那里，只需你走到它面前。它不会上前招引你，它骨子里的傲慢，只愿意面对主动的生命。凡是不心甘情愿随波逐流的，都是主动的，迷茫、怀疑、挣扎、渴望……都属主动的范畴。它不抱企图，从没打算强加于人地说服你。它只是陈述幻想的价值、抵抗的意义，以及生活的逼仄和可能。如果你有心，被你深埋的自己就会苏醒，并对你热心邀约，你穿透那层黑暗，就被自己照耀，从而看到自己的逼仄和可能。

陆游诗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用于描述人生，确是好词好句。那是敞亮的人生，敞亮的人生需要修剪。当我们找到自己，认出自己，接下来就是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。芜杂是我们的生命常态，所谓逼仄，就是芜杂太过的缘故。芜杂最丰厚的营养，是欲望。欲望不是错，更不是罪过，但欲望的特质，是一旦出芽，就拼命滋生，若不加节制，其正当性就会发生改变。一切好书的伟大使命，就是教会识别，提醒节制，并以此见证生命的尊严。承认“他者”，心怀怜惜，是尊严的基本内涵。见世间一切苦厄，他的、她的、它的——他们的，即便做不了什么，知道问一声：为什么不是我的？这么一问，生命就有了宽度，就在生长。清除芜杂，就是让生命生长。你十岁的时候在生长，你到了一百岁，如果还活着，照样在生长。这是精神生命的奇迹。而如果没有精神生命，人就很难被定义。

这本集子，是我的第二本散文随笔集。第一本叫《把时光揭开》。从体例上，两本相近，《把时光揭开》分为两部分，第一部分“风声雨声”，跟这本的“小笔记”一样，也有百来则短文，写自己对人世、命运、万物及读书的感悟，本质上则是对自己的清理和擦洗。这样的文字不会很多，到目前为止，总共也不过八九万字，它们是我最近沉静时候的产物。沉静，是人生的奢侈品，尤其是现代人的奢侈品，我将自己的奢侈品奉献给读者。或许不合你胃口，这没关系，我们都在尽量认真地生活，都以独立的姿态，欣慰着同行者的加入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《把时光揭开》的第二部分，叫“我们的居所”，跟这本的“路边书”一样，都是散文，关注的东西各有侧重。居所里除了我们的家具，我们的肉身，还有我们的灵魂；行走在路上，前方所指，可能是远方，也可能是故地，而许多时候，故地和远方并不是两个地方，在我们的内在星空里，它们殊途同归。这本集子多了一个部分，“对谈录”，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，主要是关于写作；与我对谈的，是《中华读书报》《文学报》《十月》《西湖》《西部》、腾讯文化等报刊和媒体的记者，还有批评家、大学教授和在读硕、博研究生，限于篇幅，我不能把所有对谈收录进来，但借这机会，对各位一并表示感谢。同时感谢为编辑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唐婧、张春晓、林文询等诸位师友，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。

2016年10月27日

目录

第一辑 小笔记 / 001

第二辑 路边书 / 117

乡村永存 / 119

最后的香格里拉 / 126

三峡笔记 / 137

从俄罗斯馆说起 / 145

我的“只有表面”的故乡 / 150

别人的果子 / 156

食和名的贪欲 / 160

北川一日 / 167

敲钟人 / 175

怜 惜 / 179
马在路上 / 183
高原白马 / 185
从你开始，从你结束 / 189
登 山 / 196
这个人 / 199
再见金岳霖 / 205
那些年的火车 / 210
追寻三河 / 215
一个山村的秘史 / 221
从北到南 / 227
县城笔记 / 238
怒江：奔流即是风情万种 / 257

第三辑 对谈录 / 251

最伟大的书是命运之书 / 271
我本身就构成现实 / 288
以虚拟的英雄气概，来凸显现实世界的荒芜 / 314
“底层”成了他们偶尔闲逛的后花园 / 321
每个人都是一件破衣裳 / 330
往下走，往幽暗乃至幽冥处走 / 334

第一辑

小笔记

那时候，离我住处不到五华里的地方，有一片湖，叫清莲。像个少女的名字。其实它的年岁已经很大了，现今八九十岁的老人，小时候就在湖里捞过鱼。清莲湖仿佛跟这片土地一样古老。

闲暇时候，我喜欢跟朋友们到湖边去。

湖面宽阔，微风吹过，肋条似的波纹向前伸展。湖岸，除了人和潜藏的小兽踏出的土路，四周都被齐人高的荒草淹没，我和朋友们把带来的报纸往草尖一铺，鱼跃而上，草便倒伏下去。草很柔软，垫在身下有种被抚摸的感觉。我们坐在上面聊天、喝酒、唱歌、弹吉他或吹口哨。当这些手段使尽，也没见远处马路上的女子过来跟我们搭讪，只好沮丧地躺下去望天。睡在大地上望天，再灰暗的天空也高远疏阔。草丛里密集的昆虫在我们近处活跃，像草的叶片，被风摇动得沙沙作响；但摇响昆虫的不是风，而是昆虫们自己的欢乐。

见此情景，一个朋友总是羡慕地叹息：“卑微的生命啊，你们哪里知道爱情的苦恼。”

可是，大地上本没有卑微的生命，就连昆虫，也比我们有资格谈论季节，谈论蓝天和星星。我们的心还在流浪，它们却早就有了自己的家园。家园就是这片湖。它们在湖边繁衍，在湖边诉说祖先的故事；祖先的故事就是它们自己的故事。

清莲湖在我们心里，哪里只是一片湖。

它是一部关于水、野草和昆虫的教科书，是一部绿的艺术史。

若遇晴天丽日，我们还去湖里划船。一条无主的驳船卧在岸边，被繁密交错的藤蔓遮掩，不细心发现不了。几步深藏的石梯可以把我们引领到船边。长时间的风吹日晒，船帮已生满白斑，类同槁木。我们解了缆绳，坐上去，双橹一扳，船做一次深呼吸，就进入阔大的水域。船之于水，如鱼之于水，无水时如同死物，一旦进入水中，便摇尾鼓鳃，鲜活得让人感动。有时候我想，如果给这条无主的驳船写本传记，一定是本很滋润的书，也是很有历史感的书，如果写得好，兴许还会进入大人物们的传记之列。

某天傍晚，夕阳的金光照耀得湖面灿烂辉煌，我们荡舟湖心，突然有一条红尾巴鲤鱼蹦起来，恰好落进船舱，我将其捉住，小心翼翼地丢进湖里。可紧接着，更多的鱼蹦了起来，泼刺之声在湖面回荡，直至夕阳褪尽，它们才安静下来。

此后大半年，我和几个朋友奔忙于各自的事务，一直未去清莲湖，这个周末，终于得了闲暇，又相约前往。——可已经找不到那片湖了。湖被填了。豪华的预售中心和随处可见的重

型机械，证明这里已被人类占据。这时候我们才明白，鱼们的那次集体跳跃，是在这片土地上的最后表演，是它们的绝唱。

几个人退了回来。说不上悲哀。

2

我心目中沒有拟人化的神。大自然就是神。在歌德笔下，这个神不可捉摸：“她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不同的人眼里，又以无数不同的名目和称号隐藏着自己。”而在我看来，她没这么复杂，她就像亲人、朋友，像那些品性善良的陌生人。大自然的本质是接纳。接纳是不神秘的。比如这春雨、湿路、桃花、灰蒙的天空、清冷的气流、沉默的行人……本身就构成完整的生命。在我的日记中，不知道记录了多少个“第一场春雨”。春雨年年来，不是单调地重复，而是静默地成长。大自然一分钟也没有重复过，她总是在成长，只是人类无法估量她的伟力，因此，杜甫写的春雨，好像与今天的春雨并没有多少区别。人类到底是渺小的。福克纳认为，人类将长存于地球。但要做到这一步，不是没有条件。

曾经看一部有关恐龙的专题片，从恐龙的行为方式，我顿悟了这庞然大物必然灭绝的命运。对它们灭绝的因由，就我所知，至少有十余种说法，最典型的，是说一场大灾难后，它们的食物绝种了。最有趣的，是说恐龙特别喜欢放屁，在那古老

的天空中，整天屁声隆隆，如雷霆万钧，偏偏从它们身体里释放出的气体，含一种对其自身致命的毒素，这样，恐龙就被自己的屁毒死了。我不是专家，不管人家怎么说，都只有相信的份。可是，看了那部专题片，我再也不相信科学家们的说法了。你只要看看它们以大欺小、以强凌弱、互相残杀、食肉裂骨的惨景，就一定会跟我得出同样的结论：恐龙自己杀死了自己。

恐龙曾是地球上的霸主，而今人类是地球上的霸主。

3

太阳并没有出，可它的光辉已照亮整个天空。太阳总是首先照亮天空，再把光芒洒到大地上。天空不亮，大地就享受不到温和的日光。从童年至今，我无数次观察日出，有时候，乡村的人们已荷锄上山，城里的人们已潮水般从街道上涌过，可大地依然一片阴冷，我们都以为太阳不会出来了，可抬头一望，一颗红球，早已静默地挂在东天……

古往今来，描写太阳的人不计其数，我特别喜欢这样两位：一是日本的德富芦花，二是美国的梭罗。德富芦花细心记录了日落需用的时间，得出太阳由衔山到全然沉入地表，需要三分钟的结论。只有真正热爱太阳的人，才这么在意于它的衰落和崛起。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梭罗，他说：“不仅要观察日出

和黎明，如果可能，还要瞻仰大自然本身。多少个冬夏黎明，还在任何邻居为他们的事务奔波之前，我就出外干我的事了……我虽没有具体地助日出以一臂之力，可是不要怀疑，在日出之前出现是最重要的事了。”他没有用任何花哨的笔墨写日出的过程，可迄今为止，这是我看到的关于日出最动人的文字。他在太阳出来之前就去大地上干活，跟太阳一起经受“诞生”的阵痛。——这也是苇岸在他散文中指出过的。苇岸是我喜欢的作家。我们之所以喜欢一个作家，是因为在许多地方，自己能与那作家心灵相通。

4

昨夜下过贼雨，早上起来，路湿润润的，草尖上不见水珠，却能闻到雨的气息，甚至能嗅到深秋寒冷的薄荷味。地面早已被环卫工人清扫干净，湿润就不会成为行路人的麻烦，而是让人感到清爽、安全与宁静。广大的天空，在湛蓝的背景上，飘着几朵云。云的距离挨得很近，有的少女般明亮，有的沉稳得像个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，有的老态龙钟，却是一副比谁都滋润的模样。这是一个和睦的家庭，一个灯光亮了、还没来得及退出舞台的演员群体。在这样的早晨，我的心情总是出奇的美好。我的脚踏在大地上，却总觉得正行走于天空。

一群鸟突然从我书房外飞过。这群鸟数目庞大，使阴暗的

天宇胀满了生命。我站起来，想目送它们一程，它们却早已隐没于建筑群的背后。我已很久没看到过这么多鸟，我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它们将飞向何方。

5

“满天星斗”这样的词句，几乎要从汉语里消失了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去了南极，又去了日本和法国，回国后就觉得呼吸不畅，身体不适，然后来一句：“国内空气太差了。”听上去似乎很矫情，其实是实情。比如我居住的省城，即便天气晴好，能见度也很低，星星也隐藏在九天之外，偶尔显现，也不过两颗三颗。省城大，车子多，污染严重，望不到星星尚可说，回到县城，照样如此。直至退回老家的山上，“满天星斗”才会从天空和汉语里复活。

东边的那颗星，亮得像灯盏，我用质量很差的手机也能把它拍下来。一颗同样晶亮的流星，闲适地在天上游串。星星是那样多，只要你愿意，就能望见一层一层的星星。每一层星星都是一层天界。它们是运动着的，但除了流星和彗星，我们看不见它们的运动；星星以固定的姿势，让人于无声处听惊雷。我很喜欢日本电影《记我的母亲》里的一句台词：听到溪水的声音，便是听到山的声音。我想，听到星星无声的声音，便是听到宇宙的声音。再次琢磨人类对宇宙的阐释：无始无终，无